

御選唐宋文醇

歐陽修文

卷二十五

之二十七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二十五

廬陵歐陽修文四

序 策問 論

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送楊寘序

送王陶序

問進士策一

問進士策 四首之四





泰誓論

本論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二十五

廬陵歐陽修文四

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

前年五月大霖雨殺麥河溢東畿浸下田已而不雨至於八月菽粟死高田三司有言前時溢博州民冒河為言得免租者蓋萬計今歲秋當租懼民幸水旱因緣得妄免以虧兵食慎敕有司謹之朝廷因舉田令約束州縣吏吏無遠近皆望風惡民言水旱一以農田敕限甚者笞而絕之畿之民訴其縣不聽則訴於開封又不聽則相與聚立宣



德門外訴於宰相於是遣吏四出視諸縣視者還而或言災或言否然言否者十七八最後視者還言民實災而吏徒畏約束以苟自免爾天子聞之惻然盡蠲畿民之租余嘗竊歎曰民生幸而為畿民有緩急近而易知也雨降於天河溢於地與赤日之出是三者物之易見也前二三歲旱蝗相連朝廷歲歲隨其災之厚薄蠲其賦之多少至兵食不足則歲糴或入粟以爵而充之是在上者之愛人而仁人之心易惻也以易知之近言易見之事告易惻之仁然吏一壅之幾不得達況四海之大幾萬里而遠事之難

知不若霖潦赤日之易見者何數使上有惻之之心不得達於下有思告之苦不得通於上者吏居其間而壅之爾可勝歎哉扶風為縣限關之西距京師在千里外民之不幸而事有隱畏者何限其能生死曲直之者令與主簿尉三人而民之志得不壅而聞於州州不壅而聞於上縣不壅而民志通者令與主簿尉達之而已王君聖紀主簿於其縣聖紀好學有文佐是縣也始試其為政焉故以夫素所歎者告之景祐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廬陵歐陽修序秦二世時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



應陳涉相立為侯王合從西鄉名為伐秦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及閭樂至望夷宮射及幄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惶擾不鬪旁有一宦者侍不敢去二世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嗟夫古先哲王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賍賦矇誦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夫人情莫不好譽而惡毀古先哲王亦人爾必欲盡小人怨汝詈汝之聲

交至於耳且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不啻不敢含怒豈非布衣之所不能堪者哉凡以位愈高則蔽愈衆且遠或望風而戰栗或望風而希旨以其一喜則萬利集一怒則萬苦聚人安得不唯喜之冀而唯怒之懼於是有所可以得喜者無不為也有可以得怒者無不避也是故下愈巧而上愈闇下愈黨而上愈孤上孤且闇則百姓無可告訴而小人在位愈益得志社稷危於纍卵若秦二世矣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聞其無人三歲不覲凶此之謂也夫秦二世者與桀紂比蹤者也後世人主言及二世事則曰



是安得復見於今也。今觀修所言，乃宋仁宗時事。仁宗之與二世相去天淵，不可以道里計。而一有懼民幸水旱，因緣得免租之見，則畿內之近民有災而不得聞遣吏四出，而歸言無災者十七八矣。仁宗雖終不為二世，而秦時謁者何難復生於景祐間哉。人主奈何不懼懼之，若何曰謹好惡而已矣。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為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為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於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



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為○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盤○石○文○初○愛○之○留○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為○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為○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竒○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此篇與豐樂亭記同義俯仰百年間想創業之艱難識治平之有由撫安樂之適時懼危亡之不戒期全孝於抒忠畏失義而離道種種具流露於意言之表



送楊寘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  
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  
之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為宮細者為羽操絃驟作忽  
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  
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  
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  
則伯竒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  
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



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廕調。為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為別。

古之善言琴者。惟韓退之聽穎師彈琴詩。然未免三分琵琶七分箏之誚。若此文與枚乘七發中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一篇。便真有琴聲出於紙上。



送王陶序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為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无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為陽。為德。為君子。柔為陰。為險。為小人。自乾之初九。為姤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為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為德。君子



之常用也。庇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為卦過泰之三。而四為大壯。五為夬。壯者壯也。夬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攻之。故其卦為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為直。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為夬。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也。彊者可誦也。聖人於壯決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象辭曰。大壯利貞。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勿履。夬之象辭曰。健而說。決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而長。泰交而大。

壯。以衆攻其寡。夬。乘其衰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嫉世陰險。而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好古。以自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為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於趾。征凶。夬之初九亦曰。壯於趾。往不勝。為咎。以此見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象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



其往尤宜慎乎其初

王陶為御史力攻富弼其人正子貢所惡以不孫為勇以  
訐為直者歟修於其筮仕時為述大易剛德之善以戒之  
蓋蚤有以識其心也其言君子之用剛也有漸而不失其  
時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誠有得夫天  
德不為首之旨先聖之微言大義具於此矣雖然若王陶  
者何足以語此黨小人害君子正是陰柔非剛也所為惡  
積而不可掩者也若夫壯趾壯頰猶君子也公私善惡之  
不同由其發心之始已如秦越焉若王陶者擬之於易其

為羸豕孚蹢躅乎



問進士策一

問。六經者。先王之治具。而後世之取法也。書載上古。春秋紀事。詩以微言感刺。易道隱而深矣。其切於世者。禮與樂也。自秦之焚書。六經盡矣。至漢而出者。皆其殘脫顛倒。或傳之老師昏耄之說。或取之冢墓屋壁之間。是以學者不明。異說紛起。況乎周禮。其出最後。然其為書備矣。其天地萬物之統制。禮作樂。建國君民。養生事死。禁非道善。所以為治之法。皆有條理。三代之政美矣。而周之治迹。所以比二代而尤詳見於後世者。周禮著之故也。然漢武以為瀆



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何也然今考之實有可疑者夫內設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貳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理此周禮之大畧也而六官之屬畧見於經者五萬餘人而里閭縣鄙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之地為田幾井容民幾家王官王族之國邑幾數民之貢賦幾何而又容五萬人者於其間其人耕而賦乎如其不耕而賦則何以給之夫為治者故若是之煩乎此其一可疑者也秦既誹古盡去古制自漢以後帝王稱號宮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於今雖有

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嘗有意於周禮者豈其體大而難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以遺後也使難行而萬世莫能行與不可行等爾然則反秦制之不若也脫有行者亦莫能興或因以取亂王莽後周是也則其不可用決矣此又可疑也然其祭祀衣服車旗似有可采者豈所謂郁郁之文乎三代之治其要如何周禮之經其失安在宜於今者其理安從其悉陳無隱

修言用周禮以致亂者王莽後周而王安石之亂宋即在同時修為策問已見其端而為是說邪抑偶合邪修知貢



舉時安石之禍未熾也周禮一書宋儒終不敢直以為非周公所作或言王莽時劉歆偽撰篇章篡入之以媚新室俾其虐政若出周公之舊典者而禮家斷斷以為不可今觀修文核計六官之屬五萬餘人而無員額者尚不在內乃欲以千里之地供其祿糈則實勢所必無矣顧修所疑猶為舉其小而遺其大也夫聖王之治天下養人為大書曰厚生易曰損上益下詩刺萋楚春秋譏稅畝孔子曰富之孟子曰薄稅歛大學曰財聚則民散凡六經四子之書所以教萬世之帝王公卿大夫至於師長百執事者莫此

為先焉蓋天生貴者所以養賤者也天生富者所以養貧者也此天地之性也聖賢之所以為聖賢由欲利民也經書之所以為經書由欲垂利民之典則於萬世也今觀周禮司市質人廛人肆長泉府司門司關山虞林衡川衡澤虞迹人升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掌茶掌蜃之屬舉市廛門關山林川澤所有鳥獸魚鼈草木玉石一切貨賄之屬莫不設之厲禁而盡征之入市有稅入門有稅入關有稅避而不入即沒入之地所從產又官守而以時入之甚至民有稱貸又官取其息不如禁者執而誅罰之如是則天



之所生地之所長人之所養俱入朝廷不留一絲毫之遺利以與民矣雖王莽之虐恐其力亦不能悉如書中之所載以盡行其屬民之事也而謂周公為之乎若夫有天地而後有萬物有萬物而後有男女有男女而後有夫婦中庸曰造端乎夫婦夫婦誠人道之始也今周禮媒氏曰中春之月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如是則是設之官立之禁驅天下女子之未有夫者必奔而夫死者必嫁也誠何心哉其他瑣細不具論即此二大端在上者雖有關

雖麟趾之意又如之何其可行邪由此觀之即使周公果有是書亦已不傳於後世孟子不云乎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豈孟子時已無其籍而今日猶有全書邪縱使尚有斷簡殘編之沒於莽穢榛雜中者非聖人復起其孰能辨之然則或謂劉歆媚莽所作者似亦十得六七也



問進士策

問。古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待以成其美。今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害。欲濟於事。可乎。古之士。教養有素。而進取有漸。上之禮其下者厚。故下之自守者重。上非厚禮。不能以得士。士非自重。不能以見禮於上。故有國者。設爵祿車服禮樂於朝。以待其下。為士者。修仁義忠信孝悌於家。以待其上。設於朝者。知下之能副其待。則愈厚。居下者。知上之不薄於已。故愈重。此豈不交相成其美歟。後世之士。則反是。上之待其下也。以謂干利而進。爾雖有爵祿之設。而日為之。



防○以○革○進○之○濫○者○下○之○視○其○上○也○以○謂○雖○自○重○上○孰○我○知○  
不○自○進○則○不○能○以○達○由○是○上○之○待○其○下○也○益○薄○下○之○自○守○  
者○益○不○重○而○輕○嗚○呼○居○上○者○欲○得○其○人○在○下○者○欲○行○其○道○  
其○可○得○邪○原○夫○三○代○取○士○之○制○如○何○漢○魏○迨○今○其○變○制○又○  
如○何○宜○歷○道○其○詳○也○制○失○其○本○致○其○反○古○當○自○何○始○今○之○  
士○皆○學○古○通○經○稍○知○自○重○矣○而○上○之○所○以○禮○之○者○未○加○厚○  
也○噫○由○上○之○厚○然○後○致○下○之○自○重○歟○必○下○之○自○重○然○後○上○  
禮○之○厚○歟○二○者○兩○不○為○之○先○其○勢○亦○奚○由○而○合○也○宜○具○陳○  
其○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以○對○

學校之教不逮於古而取士無長策矣其上下交相失之  
故具見於篇蓋千古賢君志士之所同慨也



泰誓論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為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為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



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

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



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為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為後世法。及孔子既歿。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辯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

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於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於書可矣。

乍讀斯論。一則曰。妄說。再則曰。妄說。更三四稱而不止。若言之無文者。繹思之。而後知其用意也。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蓋由武王已得天下之後。而推本言之耳。周公若曰。當文王之中年。已可朝諸侯。有天下而不改。臣節。文王所以為至德也。文王非不能得天下。而必待武王也。孔子亦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



已矣。後世不察，轉因受命，惟中身一語，而謂文王有滅商之心，且顯有叛商之迹，推其年歲，當在戡黎之時，遂謂其時西伯稱王，改元武王，本文王之志，以伐商即位，不改元而於泰誓之十有三年，謬解紛紜，曹操司馬懿遂有吾其為周文王之語，經之不明，人倫之大患，修既確見其妄辭，而闢之，應不遺餘力，故不惜言重辭，復為斬斬斷斷之辭，凡以明人倫云爾。

本論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為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畧矣。後世之治天下，未嘗不取法於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後也。三王之為治也，以理數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國，以井田域民，以職事任官，天下有定數，邦國有定制，民有定業，官有定職，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簡而不勞，財足於用，而可以備天災也。兵足以禦患，而不至於為患也。凡此具矣，然後飾禮樂，興仁義，以教道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風俗淳厚，而王道成矣。雖有荒子，孱孫繼之，猶



七八百歲而後已。夫三王之為治，豈有異於人哉。財必取於民，官必養於祿。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與後世之治者，大抵同也。然後世常多亂敗，而三王獨能安全者，何也。三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後而為之，有條理。後之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用心益勞，而政益不就。認認然常恐亂敗及之，而輒以至焉者，何也。以其不推本末，不知先後而已。今之務衆矣，所當先者五也。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則未之思也。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財。繫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知也。然財豐矣，取之無限，而用之無

度。則下益屈而上益勞。兵強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則兵驕而生禍。所以節財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備，兵已可使，財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財而節兵，立法以制財，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此五者相為用。有天下者之常務。當今之世所先，而執事者之所忽也。今四海之內，非有亂也。上之政令，非有暴也。天時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和也。以晏然至廣之天下，無一間隙之端，而南夷敢殺天子之命吏，西夷敢有崛強之王。北夷敢有抗禮之帝者，何也。生齒之數日益衆，土地之產日



益廣公家之用日益急。四夷不服。中國不尊。天下不實者。何也。以五者之不備故也。請試言其一。二。方今農之趣耕。可謂勞矣。工商取利乎山澤。可謂勤矣。上之徵賦。權易。商利之臣。可謂纖悉而無遺矣。然一遇水旱。如明道景祐之間。則天下公私乏絕。是無事之世。民無一歲之備。而國無數歲之儲也。以此知財之不足也。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廂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倩。彼兵相謂曰。官倩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倩。夫賞者所以酬勞也。今以大禮之故。不勞之賞。三年而一徧所

費八九百萬。有司不敢緩月日之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愧。乃稱多量少。比好嫌惡。小不如意。則羣聚而呼。持挺欲擊天子之大吏。無事之時。其猶若此。以此知兵驕也。夫財用悉出而猶不足者。以無定數也。兵之敢驕者。以用之未得其術。以此知制之不立也。夫財匱兵驕。法制未一。而莫有奮然忘身許國者。以此知不任人也。不任人者。非無人。也。彼或挾材蘊知。特以時方惡人之好名。各藏畜收斂。不敢奮露。惟恐近於名。以犯時人所惡。是以人人變賢為愚。愚者無所責。賢者被譏疾。遂使天下之事將弛廢而莫



敢出力以為之。此不尚名之弊者。天下之最大患也。故曰五者之皆廢也。前日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弑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夫五代之主。豈皆愚者邪。其心豈樂禍亂而不欲為久安之計乎。顧其力有不能為者。時也。當是時也。東有汾晉。西有岐蜀。北有強胡。南有江淮閩廣吳越荆潭。天下分為十三四。四面環之。以至狹之中國。又有叛將強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皆為國日淺。威德未洽。強君武主力而為之。僅以自守。不幸孱子懦孫。不過一再傳而

復亂。敗是以養兵如兒子之啖虎狼。猶恐不為用。尚何敢制以殘弊之民。人膽無貲之征賦。頭會箕斂。猶恐不足。尚何曰節財以富民。天下之勢方若敝廬。補其奧則隅壞。整其桷則棟傾。枝撐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規圓矩方。而為制度乎。是以兵無制用。無節國家。無法度。一切苟且而已。今宋之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內削方鎮。無強叛之臣。天下為一。四海晏然。為國不為不久。天下不為不廣也。語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言有資者。其為易也。方今承三聖之基業。据萬乘之尊名。以有四海一家。



之天下。盡大禹貢賦之地。莫不內輸。惟上之所取。不可謂  
乏財。六尺之卒。荷戈勝甲。力穀五石之弩。彎二石之弓者。  
數百萬。惟上制而令之。不可謂乏兵。中外之官。居職者數  
千員。官三班吏部常積者又數百。三歲一詔。布衣而應詔  
者萬餘人。試禮部者七八千。惟上之擇。不可謂乏賢。民不  
見兵革。於今幾四十年矣。外振兵武。攘夷狄。內修法度。興  
德化。惟上之所為。不可謂無暇。以天子之慈聖仁儉。得一  
二明智之臣。相與而謀之。天下積聚。可如文景之富。制禮  
作樂。可如成周之盛。奮發威烈。以耀名譽。可如漢武帝。唐

太宗之顯赫。論道德。可興堯舜之治。然而財不足。用於上。  
而下已弊。兵不足。威於外。而敢驕於內。制度不可為萬世  
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歎也。是  
所謂居得致之位。當可致之時。又有能致之資。然誰憚而  
久不為乎。

此文切中宋仁宗時政事之失。漢之不復。於三代人每為  
文景歎。宋之遽衰。於神哲人亦每為仁英惜。蓋國無人焉。  
孰與為理。此雅詩所以頌美人。若必以賢才衆多為辭。蓋  
國家之福。天地之祥。誠莫大乎此也。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二十六  
本論  
論記  
為君難論上  
為君難論下  
吉州學記  
峴山亭記  
豐樂亭記  
醉翁亭記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二十六

廬陵歐陽修文五

論記

為君難論上

為君難論下

吉州學記

峴山亭記

豐樂亭記

醉翁亭記



偃虹隄記

王彥章畫像記

仁宗御飛白記

伐樹記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二十六

廬陵歐陽修文五

為君難論上

聖訓御評  
有或論之  
是極

語曰為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



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眾。為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為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為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為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苻堅地大兵強。有眾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為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強辯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

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為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北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為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



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即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為。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為之肉顛。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

帝以薛文遇為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斂國怨乎。

為君難論下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



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為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為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為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為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為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

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為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阬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為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為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



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為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畧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

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為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為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為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為君難論分著用人聽言之難。故作上下二篇。實一首也。







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甃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闕燿。而人不以為

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濫官於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體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



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者老席於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於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蔡世遠曰歐曾學記雖於道之大原未能洞徹學者下手工夫未能親切指示然從經史中幾經研究議論正大文筆茂美卓然儒者之文

峴山亭記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為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而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



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游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游也。因以君之官名其

後軒為光祿堂。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予。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也。

修言羊叔子杜武庫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蓋謂二人之



意非沾沾詡詡自喜直自以為功烈猶卑不足傳後而恐其磨滅云爾此修厚待古人處而所以勗史中輝者已在言外雖然亦未可謂羊杜之意不如修所云也凡人急功近名斬勝於人而取於人豈必不勝於人而取於人哉而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往往及身而敗又安能死而益明久而愈光唯實有立於天地而被於萬民則其存也常自歛然不足蒿目焉而莫副所願及其亡也其所立與所被乃耿耿不磨出於其人平時意料之外古語云鼠忘壁壁不忘鼠謂其實有穴在也善固如此惡胡不然子曰君子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沒世而名不稱則必期未沒時之盡其實也明矣名者實之賓也豈曰吾將為賓乎豈曰斬勝於人而取於人圖目前之烜赫如彼槿榮晝炕而宵聶乎



豐樂亭記

聖祖御許  
 歸美於家太平  
 以為豐樂之由  
 立言有體而俯  
 仰於多門情  
 道新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  
 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  
 中有清泉滂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  
 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游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  
 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  
 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  
 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  
 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



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

與予游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按林希元曰。此篇專歸功於上之功德。第一節先叙滁之。景。以為亭第二節論滁為干戈用武之地。第三節論聖宋。平定之事。第四節論民生豐樂。皆上之功德。第五節論滁。人立亭共享豐年之樂。第六節論宣上意。以與民同樂。所以名亭。希元於此文脈絡。善為分疏矣。若修言外之意。顧。未之及也。嘗考唐末五代干戈紛爭。生民荼苦。備矣。宋興。



削平天下斬其蓬蒿藜藿而養以雨風至於仁宗猶天下之母焉一以柔道滋培和氣一時四海宴清人民歡樂然而名實亦少混焉武備亦少弛焉文恬武嬉積日閱考以取卿相者多席祖宗太平餘業幾及百年百姓長子養孫不見兵革於斯時也在易之豐所為日中者也君子見微而知彰修所以一則曰幸其民樂歲之豐成再則曰幸生無事之時豈非深危夫斯世斯民之不能長久其幸者哉至於神宗日中則昃於是言利之臣進而天下十室九空邊疆之釁開而西北肝腦塗地迨至金人長驅直入王業

偏安而滁乃復為用武之地矣然則斯文也有蟋蟀風詩之意焉所以詔天下萬世以居安思危者旨深哉 又按宋史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相繼以黨議罷去修䟽救指斥羣邪於是其黨益恨因其孤甥張氏獄傳致其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此文修治滁日所作也其言溫厚和平足徵城府中了無他物君子哉首言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蓋其時難始平也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



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僂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游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誼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鳥聲上下。游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游而樂。而不知太守

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蘇軾作醉翁操其序曰瑯邪幽谷山水竒麗泉鳴空澗若中音會醉翁喜之把酒臨聽輒欣然忘歸既去十餘年而好竒之士沈遵聞之往遊以琴寫其聲曰醉翁操節奏疎宕而音指華暢知琴者以為絕倫然有其聲而無其辭翁雖為作歌而與琴聲不合又依楚詞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詞以製曲雖粗合均度而琴聲為詞所繩約非天成也後三十餘年翁既捐館舍而遵亦沒久矣有廬山玉澗



道人崔閑特妙於琴恨此曲之無詞乃譜其聲而請於東坡居士以補之云其詞曰琅然清園誰彈響空山無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荷蕢過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賢醉翁嘯咏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童巔水有時而回困思翁無歲年翁今為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三兩絃相傳崔閑按琴而鼓東坡援筆而書曲止詞盡而宮商諧暢長短恰宜為一時勝事前人每歎此記為歐陽絕作間嘗熟玩其辭要亦無關理道而通篇以也字斷句更何足奇乃前人推重如此者

蓋天機暢則律呂自調文中亦具有琴焉故非他作之所可並也況修之在餘乃蒙被垢汙而遭謫貶常人之所不能堪而君子亦不能無動心者乃其於文蕭然自遠如此是其深造自得之功發於心聲而不可強者也



偃虹隄記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雞之右。其外隱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為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而岳陽荆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於州者遠且勞。而又常有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事於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



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者行視可否。凡三反復。而又上於朝廷。決之三司。然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矣。蓋慮於民也深。則其謀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為功多。夫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惠其民而及於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邇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日凡有幾。使隄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於人物。可以數計哉。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

易壞。蓋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嘗至於怠廢。自古賢志之士。為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迹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知始作之心。則民到於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於後也。滕侯志大材高。名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嘗顯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畧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為後法。一宜書。不苟一時之譽。思為利於無窮。而告來者。以不廢。二宜書。岳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為滕侯紀。三宜書。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為之。



書慶歷六年某月某日記

朝廷欲為大作以利民生往往因之有二蠹一者利蠹不顧民之利病而惟上意之視藉以固寵加秩而不問其他又或賴其金錢出納以為家肥上所無已則其利亦無已一者名蠹不考古今之宜而棄天地之性釣竒立異以為己名自謂能為振古未有之事而不知古人之所不為者之必不可以為有是二蠹則朝廷有利民之心每轉為病民之事逮其事之已成則外黃徐子所為啜汁者衆緣藤附蔦實繁有徒有一以為不然則羣起挫之指為撓國

是民不見利而唯被其累雖愁苦呻吟而終莫徹於上聽久之而病民者深遂以病國甚矣夫三代以下人才不振匪特害民之事不可為而利民之事亦難為也孰能謀之審慮之熟不苟一時之譽思為利於無窮如滕子春之為者乎范仲淹岳陽樓記曰子春為巴陵郡其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然則此所為偃虹隄者殆亦其一事歟士大夫為百姓立命為國家立業本非為己身家而然使有一絲豪名利之念淆其間則源之不清流千里而猶濁汲者飲者並受其旣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



受其福食之不滌安足福哉夫所為滌者豈止不貪財賄之謂夫耗帑肥家似為最下矣然計短迹污人之所惡易於發露其害淺希上旨以鈞爵位稍深矣而無赫赫名事不成則主易悟猶淺也若夫假經術以文其奸取令名以煬其勢若似乎所欲利者國與民而非有他雖撥本害枝而千載而下論其人猶將疑信參半者是最大蠹也王安石是已安石未相歐陽修亦嘗薦其可以為相矣臯陶曰在知人而禹曰惟帝其難之聖人之言所以為萬世法鑑哉

王彥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為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為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



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汙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畧。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為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

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竒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為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



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為○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為○非○拘○牽○常○筭○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為○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

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於○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易曰碩果不食說者謂剝窮上反下如木雖本槁枝凋而未有碩果則落地復生本枝復肖其舊也五代之世君臣之義可謂剝之盡矣而彥章為梁純臣其碩果歟或曰朱溫者唐之賊也彥章事梁復何義之明日此正所為本槁枝凋之碩果也木無生理而果則有生心且舜禹既曰孝



矣彥章豈非忠夫元載之妻奚害其為烈婦歟歐陽修既為五代史傳又於畫像記反覆低徊不置誠慕乎其忠也若其慨元昊契丹之事而歎今無其人所以激勸西帥者切矣

唐順之曰此文凡五段一段是總叙其略二段是言其能全節三段是辨其事四段是言其善出奇策五段是寺中畫像之事而通篇以忠節善戰分兩項然不見痕迹

仁宗御飛白記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於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為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為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



子優游清閒。不邇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為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隴畝之間。而況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泣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而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於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燭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

宋史仁宗贊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禱禁庭或跪立殿下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為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園猶以為廣何以是為燕私常服澣濯惟帝衾裯多用繒絁宮中夜飢思膳燒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大辟疑者皆令上讞歲常活千餘吏部選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終身不遷每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況敢濫用辟乎至於夏人犯邊禦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歲幣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



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  
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  
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子孫一矯  
其所為馴致於亂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伐樹記

署之東園久弗不治。修至始闢之。糞瘠溉枯為蔬圃十數  
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春陽既浮。萌者將動。園之守啓  
曰。園有樗焉。其根壯而葉大。根壯則梗地脉。耗陽氣。而新  
植者不得滋。葉大則陰翳蒙礙。而新植者不得暢。以茂。又  
其材拳曲臃腫。踈輕而不堅。不足養。是宜伐。因盡薪之。明  
日圃之守又曰。圃之南有杏焉。凡其根庇之廣可六七尺。  
其下之地最壤腴。以杏故。特不得蔬。是亦宜薪。修曰。噫。今  
杏方春且華。將待其實。若獨不能損數畦之廣為杏地耶。



因勿伐。既而悟且歎曰。吁。莊周之說曰。樗櫟以不材終其天年。桂漆以有用而見傷。天今樗誠不材矣。然一旦悉翦棄。杏之體最堅密美澤可用。反見存。豈才不才各遭其時之可否耶。他日客有過修者。僕夫曳薪過堂下。因指而語客。以所疑。客曰。是何怪耶。夫以無用處無用。莊周之貴也。以無用而賊有用。烏能免哉。彼杏之有華實也。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幸矣。若桂漆之不能逃乎斤斧者。蓋有利之者在。死勢不得以生也。與乎杏實異矣。今樗之臃腫不材。而以壯大害物。其見伐誠宜爾。與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

說又異矣。凡物幸之與不幸。視其處之而已。客既去。修然其言而記之。

漆以膏自割。鴈以不能鳴而見烹。其將焉處。莊子曰。吾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夫材不材之間。其果可處邪。割漆者曰。是尚材也。烹鴈者曰。是亦不材也。其猶有側足之所乎。君子所欲全者。性之云爾。豈曰身之云哉。性全則身亦全。忠烈之士。隕身溝壑。然而全受全歸也。身全而滅其性者。入於禽獸之路矣。身又奚論。抑又聞之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能。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能。則



能盡物之性人之性敬敷五典俾彛倫攸叙斯盡矣物之性若之何其盡曰人則不材者必皆使之材而後其性盡物則以材付材以不材付不材而後胥盡也物之生也所以為民用耳杏之實可食樗之枝可薪食其實而薪其枝不至於棄擲而朽蠹則樗與杏之性各盡也若夫杏之實儲之以供宗廟賓客之禮樗之薪析之而為吉蠲餼饘之需質之賤而用之貴不以供縱欲而暴殄則樗與杏之性益盡也若夫鬱結輪囷於山巔澗澁之間猿狖之所號狺狺之所居以此為不天斧斤抑知此正所以為天哉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二十七

廬陵歐陽修文六

狀疏

議學狀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論史館日歷狀

論茶法奏狀

論選皇子疏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二十七

廬陵歐陽修文六

議學狀

右臣等伏見近日言事之臣。為陛下言建學取士之法者。衆矣。或欲立三舍以養生徒。或欲復五經而置博士。或欲但舉舊制而修廢墜。或欲特創新學而立科條。其言雖殊。其意則一。陛下慎重其事。下其議於羣臣。而議者遂欲創新學。立三舍。因以辨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其始也。則教以經藝文辭。其終也。則取以材識德行。聽其言則甚備。考



於事則難行。夫建學校以養賢。論材德而取士。此皆有國之本務。而帝王之極致也。而臣等謂之難行者。何哉。蓋以古今之體不同。而施設之方皆異也。古之建學取士之制。非如今之法也。蓋古之所謂為政與設教者。遲速異宜也。夫立時日以趨事。考其功過。而督以賞罰者。為政之法也。故政可速成。若夫設教。則以勸善興化。尚賢勵俗為事。其被於人者。漸則入於人也。深收其效者。遲則推其功也。遠故常緩而不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國之俊選。莫不入學。自成童而學。至年

四十而仕。其習乎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訓。敦乎孝悌之行。以養父兄。事長上。信朋友。而臨財廉。處衆讓。其修於身。行於家。達於鄰里。聞於鄉黨。然後詢於衆庶。又定於長老之可信者。而薦之。始謂之秀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選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俊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進士。然後辨其論。隨其材而官之。夫生七八十歲而死者。人之常壽也。古乃以四十而仕。蓋用其半生為學。考行。又廣察以鄰里鄉黨。而後其人可知。然則積德累善。如此勤而久。求賢審官。如此慎而有次第。然後矯偽干利之士。不容



於其間。而風俗不陷於媮薄也。古之建學取士。其施設之方如此也。方今之制。以貢舉取人。往者四歲一詔貢舉。而議者患於太遲。更趣之為間歲。而應舉之士。來學於京師者。類皆去其鄉里。遠其父母妻子。而為旦暮干祿之計。非如古人自成童。至於四十。就學於其庠序。而鄰里鄉黨。得以衆察。徐考其行實也。蓋古之養士。本於舒遲。而今之取人。患於急迫。此施設不同之大概也。臣請詳言方今之弊。既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速取之。歟。則真偽之情。未辨。是朝廷本欲以學勸人。修德行。反以利誘人。為矯

偽。此其不可一也。若遲取之。歟。待其衆察。徐考。而漸進。則文辭之士。先已中於甲科。而德行之人。尚未登於內舍。此其不可二也。且今入學之人。皆四方之游士。齎其一身而來。烏合羣處。非如古人在家。在學。自少至長。親戚朋友。鄰里鄉黨。衆察。徐考。其行實也。不過取於同舍一時之毀譽。而決於學官數人之品藻。爾然。則同學之人。蹈利爭進。愛憎之論。必分明。黨昔東漢之俗。尚名節。而黨人之禍。及天下。其始起於處士之橫議。而相訾也。此其不可三也。夫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衆人。苟欲異



衆則必為迂僻。可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談虛論。以求材。識之譽。前日慶歷之學。其弊是也。此其不可四也。今若外方專以文學貢士。而京師獨以德行取人。則實行素履。著於鄉曲。而守道邱園之士。皆反見遺。此其不可五也。近者朝廷患四方之士。寓京師者多。而不知其士行。遂嚴其法。使各歸於鄉里。今又反使來聚於京師。云欲考其德行。若不用四方之士。止取京師之士。則又示人以不廣。此其不可六也。夫儒者所謂能通古今者。在知其意。達其理。而酌時之宜爾。大抵古者教學之意。緩而不迫。所以勸善興化。

養賢勵俗。在於遲久而不求近效。急功也。臣謂宜於今而可行者。立為三舍。可也。復五經博士。可也。特創新學。雖不可。若即舊而修廢。然未有甚害。創之亦可也。教學之意。在乎敦本而修其實事。給以餼糧。多陳經籍。選士之良者。以通經有道之士。為之師。而舉察其有過無行者。黜去之。則在學之人。皆善士也。然後取以貢舉之法。待其居官為吏。已接於人事。可以考其賢善優劣。而時取其尤出類者。旌異之。則士知修身力行。非為一時之利。而可伸於終身。則矯偽之行。不作。而媮薄之風。歸厚矣。此所謂實事之可行於



今者也。臣等伏見論學者四人。其說各異。而朝廷又下臣等俾之詳定。是以盡衆人之見。而採其長者爾。故臣等敢陳其所有。以助衆議之一。非敢好為異論也。伏望聖慈。特賜裁擇。

讀此文并修所作取士策問而知後世用人之難也。國家事事須人。而事事難得其人。雖欲躋斯世於唐虞。其誰與為理。三代學校之盛。根於積德累仁。不特非一王所能致。并非一代之所能致。是以極於成周。而美隆於千古。自東周以來。陵夷衰微。敗壞湮滅。古今事體絕不相同。而欲舉

成周之法。以求後世。天下之人材。猶資章甫。以適於越也。易曰。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揚萬里。別為義。曰。初九。動之始。六二。動之繼。初耕之二。獲之初。菑之二。畲之天下。無不耕而獲。不菑而畲者。其曰。不耕不菑。則耕且菑。皆前人之所已為也。是說也。於易雖未為正義。而於此可以取喻焉。若成周者。所為前人已耕已菑者也。其在詩所為。棫樸之薪。禎旱麓之榛。楛當文武已上。其所以譽髦斯士者。至矣。至於周公益明。選士造士之制。習射擇士之文。而卷阿之詩。謂藹藹王多吉士。如鳳凰之鳴於高岡也。斯時也。



獲耳奮耳非耕且菑以待食者也若夫踽踽周道鞠為茂草而謂利乃錢鎛便可取盈於倉箱所獲安得而非萑稗邪雖然學校之制盛莫過於成周而亦未必無儉壬衰莫甚於元世而亦未嘗無碩士經綸天下者百司庶務無一時而可以乏人而能待汙萊之田忽嘉穀之穰生乎其必別有所以處之者矣此篇末幅所論具足為世法也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

聖祖御評  
從四人事跡顯  
然處引証  
更不自議論  
遂爾奪切



求瑕。惟有指以為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者。臣請試辨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見其不為朋黨也。蓋衍為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信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

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



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得名位則可行。故好權之臣必貪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臣但見其避讓太繁。不見其好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為。陛下見其皆未行事。乃特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條列大事而行。

之弼等遲回。又近一月。方敢畧條數事。仲淹深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多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聖朝常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



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意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恥。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為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

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閒處。伏望陛下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思君寵至深。未知報效之所。今羣邪爭進讒巧。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

方岳貢曰。力破朋黨專權四字。舉其實事而明之。更為

洞快



御選皇宋文庫  
卷二十一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九

論史館日歷狀

右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  
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  
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  
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升  
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為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  
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畧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  
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  
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



雖是兩府臣寮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記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以月日。謂之日歷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不可得也。加以日歷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草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

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廢墜矣。臣竊聞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餘某官者。以其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籍。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洸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



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為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公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為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為日歷。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隳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歷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

次月供報。如稍遲滯。許修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畫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歷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儲欣曰。宋史有三日。時政記。曰起居注。曰日歷。其兩府大臣撰時政記。其三館應升之士。修起居注。日歷。即據前二書。學士修撰。而命宰相監修之。是則時政記起居注。最先。而日歷。其成書也。記注不詳。學士何所依據。以



為修撰乎如公此疏所請庶復有信史耳

論茶法奏狀

右臣伏見朝廷近改茶法。本欲救其弊失。而為國誤計者。不能深思遠慮。究其本末。惟知圖利而不圖其害。方一二大臣銳於改作之時。樂其合意。倉卒輕信。遂決而行之。令下之日。猶恐天下有以為非者。遂直詆好言之士。指為立異之人。峻設刑名。禁其論議。事既施行。而人知其不便者。十蓋八九。然君子知時方厭言。而意殆不肯言。小人畏法懼罪。而不敢言。今行之踰年。公私不便。為害既多。而一二大臣以前者行之太果。令之太峻。勢既難回。不能遽改。而



士大夫能知其事者但騰口於道路而未敢顯言於朝廷。幽遠之民日被其患者徒嗟怨於閭里而無由得聞於天。聽陛下聰明仁聖開廣言路從前容納補益尤多。今一旦下令改事先為峻法禁絕人言中外聞之莫不嗟駭。語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今壅民之口已踰年矣民之被害者亦已衆矣。古不虛語於今見焉。臣亦聞方改法之時商議已定猶選差官數人分出諸路訪求利害。然則一二大臣不惟初無害民之意實亦未有自信之心。但所遣之人既見朝廷必欲更改不敢沮議。又志在

希合以求功賞傳聞所至州縣不容吏民有所陳述。直云朝廷意在必行但來要一審狀爾。果如所傳則誤事者在此數人而已。蓋初以輕信於人施行太果。今若明見其害救失何遲。患莫大於遂非過莫深乎不改。臣於茶法本不詳知但外論既喧聞聽漸熟古之為國者庶人得謗於道商旅得議於市而士得傳言於朝正為此也。臣竊聞議者謂茶之新法既行而民無私販之罪歲省刑人甚多。此一利也。然而為害者五焉。江南荆湖兩浙數路之民舊納茶稅今變租錢使民破產亡家怨嗟愁苦不可堪忍。或舉族



而逃。或自經而死。此其為害一也。自新法既用。小商所販。至少。大商絕不通行。前世為法。以抑豪商。不使過侵國利。與為僭侈而已。至於通流貨財。雖三代至治。猶分四民。以相利養。今乃斷絕商旅。此其為害二也。自新法之行。稅茶路分。猶有舊茶之稅。而新茶之稅絕。少年歲之間。舊茶稅盡。新稅不登。則頓虧國用。此其為害三也。往時官茶。容民入雜。故茶多而賤。徧行天下。今民自買賣。須要真茶。真茶不多。其價遂貴。小商不能多販。又不暇遠行。故近茶之處。頓食貴茶。遠茶之方。向去更無茶食。此其為害四也。近年

河北軍糧用見錢之法。民入米於州縣。以鈔筭茶於京師。三司為於諸場務中。擇近上場分。特留八處。專應副河北入米之人。翻鈔筭請。今場務盡廢。然猶有舊茶可筭。所以河北和糴。目下未妨。竊聞自明年以後。舊茶當盡。無可筭請。則河北和糴。實要見錢。不惟客旅得錢變轉不動。兼亦自京師歲歲輦錢於河北和糴。理必不能。此其為害五也。一利不足以補五害。今雖欲減放租錢。以救其弊。此特寬民之一端爾。然未盡公私之利害也。伏望聖慈。特詔主議之臣。不護前失。深思今害。黜其遂非之心。無襲弭謗之迹。



除去前令許人獻說。亟加詳定。精求其當。庶幾不失祖宗之舊制。臣冒禁有言。伏待罪責。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狀大臣不達民情。妄建謬議。始終回護。而庶僚希風順意。不顧百姓疾苦情事。如繪。

論選皇子疏

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為忠之心。況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為言。今者伏見充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



為天性於理則一陛下嚮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  
上慰聖顏今既出降漸踈左右則陛下萬幾之暇處深宮  
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  
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為皇子使其出入  
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  
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  
見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閒晏又有左右侍從  
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不止宦官宮妾在於左右而已  
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

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  
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  
天顏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  
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  
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朝  
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  
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也伏  
惟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  
虛羣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為儲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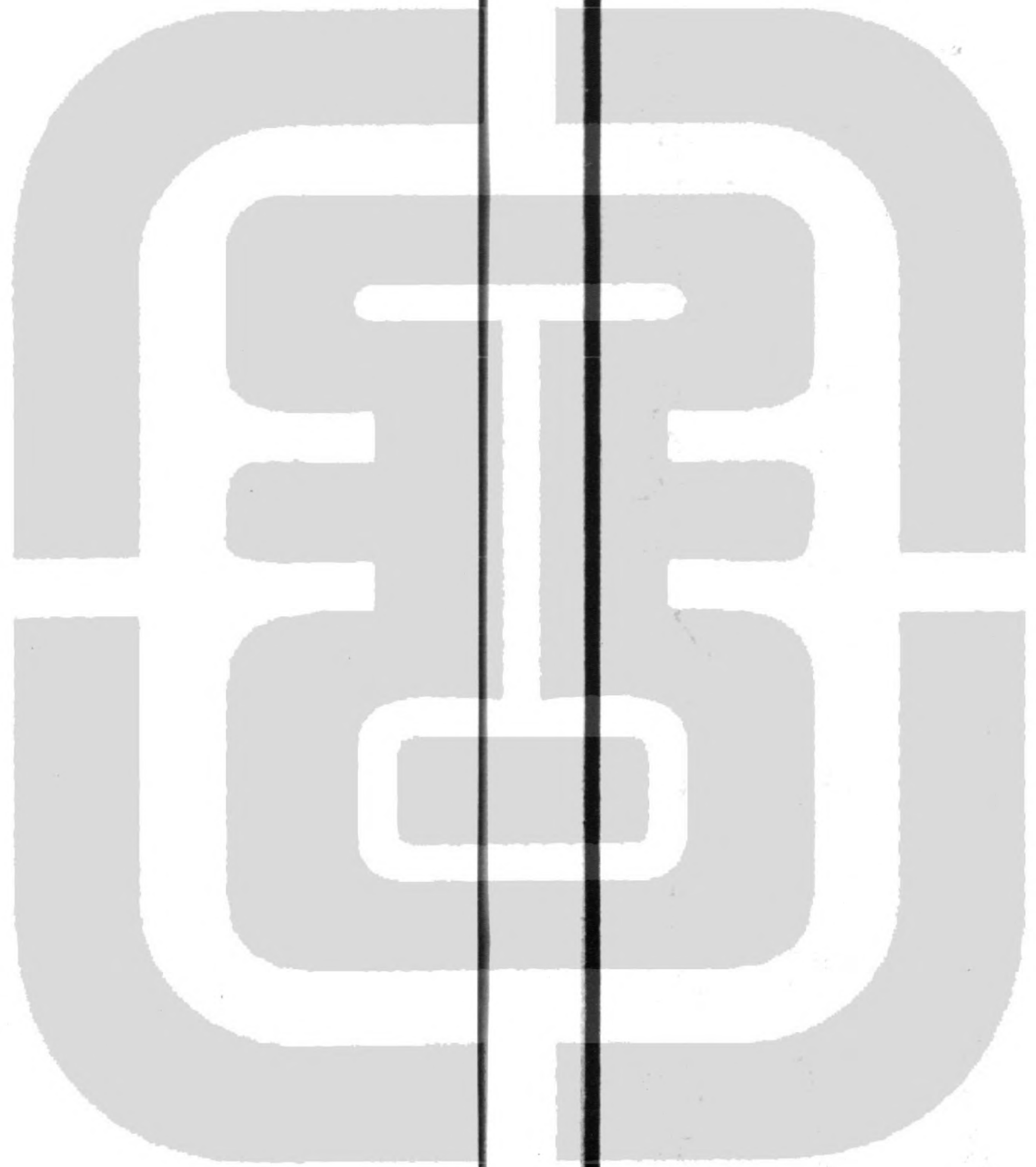


而且養為子。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為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斧鉞。

天下大器。帝王大統。付託得人。則三才蒙庥。萬類咸若。華夏蠻貊。固不蕃祉。老壽否則反是。宋仁宗之不輕擇嗣。豈為一己之私哉。然當日宰執臺諫侍從之臣。交章敦勸。而歐陽修此文。益復情致纏綿。忠愛悱惻。抑何社稷臣之多也。仁宗崩年。止五十耳。修疏上。正仁宗富於春秋之年。而修言之無忌。仁宗聽之無恨。君臣之間。美千古矣。豈非兩人皆止知有宗廟社稷蒼生。而不知有己者乎。世以仁宗

為漢文帝。唐太宗。後一人而無子。以為天地之大。之憾。然亦何憾。擇嗣得英宗。無愧宗廟社稷蒼生。仁宗有子矣。況帝王父天母地。而子萬民。有宋三百年。人民孰非仁宗之子哉。





夫以尊嚴之體  
而居於天子之  
位者其德必  
足以化民而  
成俗也



